

《东南学术》2014 年第 1 期

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 词汇的渗透与吸收

吴晓芳 苏新春

摘要: 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与国语之间出现杂混、渗透与吸收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渗透与吸收不仅仅表现为词语的借用,还表现为构词成分、构词方法、词义的派生漫延。这是汉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相交融影响的结果,涉及国语当下的语言使用实际情况层面和语言的本体层面。对台湾国语中夹杂使用闽南方言词汇的情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台湾国语的特点与性质。在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索。

关键词: 台湾国语; 闽南方言; 渗透; 吸收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14)01 - 0238 - 07

一、引言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大陆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又俗称台湾普通话。台湾使用国语始于抗日战争结束,由于语言政策明确,推广力度大,国语在台湾的公务行政、学校教育、新闻广播、社会交往、服务接待等社交领域得到了普遍运用。同时台湾又是语言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社会,同时通行闽客等多种汉语方言,还有原住民语及英日等语言,是语言高度交融的社会,国语中夹杂着各种语言成分的现象司空见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闽南方言,历史久、分布广、影响大,闽南方言与国语之间出现杂混、渗透、影响、吸收的现象较为普遍。台湾在语言推广上走过两个迥异的时期。一是 20 世纪中期开始的推广国语,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大力推广的乡土语言,前者让不懂国语的人(包括母语为闽南方言者)学习国语,后者让已经普遍使用国语的民众(包括母语为非闽南方言者)学习闽南方言,结果是大大促进了闽南方言和国语的交融。常有这样的现象:电视播音员的国语播报中夹杂着闽南方言,立委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竞选人国语、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轮着说,以争取不同族群选民的认同,祖籍湖南的马英九来到说闽南方言的乡区也会改说闽南话。竞选词汇如“奥步、冻蒜、拢系假、黑白讲、查母在花、吐槽、虾米碗糕……”等都是来自闽南方言,可见闽南方言对国语的强力渗透。

台湾新闻报刊用的都是国语,里面也不同程度的都会夹杂着闽南方言词汇,本文主要针对这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峡两岸当代汉语词汇对比研究”(项目编号:2010B087)。

作者简介:吴晓芳,语言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苏新春,语言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种现象作些剖析。希望本文对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词汇渗透与吸收状况的探讨能对了解台湾普通话的特点有所帮助。所用语料主要来自台湾三家社会新闻类报纸与《重编国语辞典》。三家报纸为《联合新闻网》、《自由时报电子报》、《人间福报》2011 年 5 月 16 日~2011 年 5 月 22 日,共 45 万字。^①

二、对闽南方言词汇的借用

闽南方言词夹杂在国语中使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保留原有语序,以本字、训读字、同音字或近音字进入国语:

(1) “先拿 200 元给运将,然后对警察呛‘我犯啥米罪,你搁假肖,我就告你。’”(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16)。

“啥米”,音译词,闽南方言中的“什么”义。“搁”同音字,闽南方言中的“再”义,“假”,是闽南方言中的“装、假装”义,“肖”是闽南方言中的不雅语,“假肖”即“装威风、狐假虎威”义。

(2) “直觉会衰,果然被逮”(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16)。

“衰”,训读字,在闽南方言中指“倒霉”、“败运”。闽南方言(sue¹)与国语(shuāi)词形相同,意义相近,不同的是“衰”在方言中是单音词,在普通话中已经双音化了。

(3) “暗夜持机车大锁,猛砸拒姐住家大门,敲打巨响,惊醒一家人……”(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22)。

“暗夜”的“暗”是同音字,“夜”是训读字,方言本字是“暝”。“暗夜”即黑夜。

训读字从闽南方言的角度看是表意不表音。同音或近音字从闽南方言的角度看是表音不表意。一个双音或多音的方言词极有可能出现语素义和词义完全不相符的情况。方言词进入国语后选用哪一个汉字并没有固定,因此,进入报刊语言的方言词就可能会有多种写法,如“鸭霸”一词。

(4) “再如现在最流行的‘鸭霸’一词,更是离谱。鸭子最是胆小,怎能霸得起来。原来此词古作‘掇霸’或‘掇靶’。”(人间福报·纵横古今 2011-5-17)“鸭”,同音字,“鸭霸”,“霸道”义。

吴守礼先生对此曾有过精彩的分析:

“闽南系台湾语说小孩不分让叫(ㄚˇㄅㄛˇ),大人事事占便宜亦是

(ㄚˇㄅㄛˇ),侵占财产则叫(ㄚˇㄅㄛˇ),可能是(ㄚˇㄅㄛˇ)的讹音。字呢?怎么写?我收集到几个不同的写法。先列出来供作讨论的资料。

亚霸(连横,《台湾语典》)

拗霸(台湾总督府《台日大辞典》)

鸭霸(报上屡见不鲜)

掇霸(《国语辞典》)

压霸(杨作家)

倅霸(一位老书生)^②

“鸭霸”在大陆又有了别的写法。《闽南方言大词典》写为“压霸(ah⁷⁻³pa⁵)”,解释为“霸道;独占(一切):即个囡仔真~。”^③

可以看出,以训读字、同音字或近音字进入台湾报刊语言的闽南方言词,从国语的角度看,不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构词缺乏理据,用国语读出来,不得其义,如“掇系假”、“查母在花”,讲国语的人是字能识而义不得。

受外来语影响,有些进入报刊语言的闽南方言词不用汉字注音,还会用英文字母来记录,如:A钱、很Q。

(二)直接借用闽南方言词。

(5)“包粽大赛”(自由·地方新闻 2011-5-22)。

“包粽”即包裹粽子。闽南方言的单音词“粽”,其意义相当于国语中的双音词“粽子”。

(6)“虽云民调家家可做,还是有差,《联合》当然是比《中时》会做”(自由·言论自由, 2011-5-22)。

闽南方言“有差”中的“差”是单音词,其意义相当于国语中的双音词“差别”。“差”在闽南方言中是词,能独立使用;在国语“差别”中是语素,不能独立使用。

(7)“却明明白白在女人仓皇的眼中清楚看见世间的假面与目盲。”(联合·阅读艺文, 2011-5-19)

“面”在闽南方言中指“脸”“面孔”,能独立当词来使用。“假面”即“假面具”“假面孔”。闽南方言的“面”义保留了古汉语中“面”的本义,但到了现代汉语,“面”字单用时已经不具备这一意义了,单用时只能指“面条”“面粉”义,“假面”指的是掺了假的面粉、面条,而用上“真假”的“假”时必须说成“假面具”“假面孔”。

闽南方言被称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在词语上保留了不少上古汉语的词语,尤其是一些基本词语,还继承着上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正如同古汉语中的“粽”到现代汉语双音化为“粽子”了。^④经查北大CCL古代汉语语料库和现代汉语语料库,在前库中,“粽”出现211次,“粽子”出现34次;在后库,“包粽子”出现40次,“包粽”出现1次,“粽子”出现261次。

(三)闽南方言单音词充当国语双音词多音词的词素。

(8)“庙方欢迎民众一起来逗热闹”(自由日报·地方新闻 2011-5-22)。

“逗”是方言的同音字,即“凑”义。“热闹”是国语用词,等同于方言词“闹热”。“逗闹热”是方言词,“逗热闹”是方言词与国语的杂交。

(9)“悍嬷抓她头撞地,邻女断牙头挫伤”(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19)

“嬷”是方言词,“嬷”、“阿嬷”是对年龄大的女性的敬称。“悍”是国语用词,此处是凶悍义,“悍妇”指凶悍的女性。“悍嬷”是方言词“阿嬷”与国语词“悍妇”的杂交,而且更进一步的点出了“悍妇”的年龄。

(10)“主办单位还邀请民间艺阵一同进行踩街”(联合报·地方新闻 2011-5-20)。

“阵头”在闽南方言中指民间节庆时游艺的团体,这里构成“艺阵”突出了“游艺”特点。

三、闽南方言构词法的渗透

闽南方言有一些很特别的构词方法。这些构词方法也像词汇一般渗透进了国语中。

(一)词头“阿”、词尾“仔”

闽南方言最常见的词头“阿”、词尾“仔”在国语中已被较普遍地吸收,成为国语与普通话相区别的一个较显著的特色。如:

(11)“老婆边摸边鬼嚷这好好的啊。”(自由日报·生活副刊 2011-5-16)。

(12)“领航员隆仔在巨浪中坠海。”(自由日报·生活副刊 2011-5-18)

“隆”是人名,后面加上“仔”相当于普通话的“名叫隆的那位年轻人”。

据周长楫的研究(1998),闽南方言中,词头“阿”常加在亲属称谓前面,“阿祖”、“阿公”、

“阿婆”、“阿姊”。也可加在末字人名的前头,呼叫时有亲昵的感情色彩。^⑤在台湾报刊中常见到称“马英九”为“阿英”,叫“蔡英文”也是“阿英”,表亲切意。周长楫并未提及词尾“仔”置于单音节人名后的情况(1998)。而据笔者观察,这种情况在闽南方言口语中常见,表亲近意。闽南方言常见的词头“阿”、词尾“仔”已被国语词汇系统广为吸收,《重编国语辞典》就收录了“阿兵哥、阿妹、阿婆、阿母”,“卖猪仔、担仔面、金仔、矮仔财”等一系列合成词。

(二) 动词、形容词重叠式

张敏论述了汉语方言中的重叠方式,他认为“重叠是汉语里一种分布广泛、使用频繁的重要语法手段,它能够出现在大部分的实词语类中,如名词、量词、数量结构、形容词、状态词、动词等。”“在汉语内部,普通话的所有重叠式(如量词的AA式、动词的AA式、ABAB式、形容词的AABB式等^⑥)都出现在方言里,且为多数方言所共有。”“整体地看,就重叠式的形式-意义匹配而言,方言完成地涵盖了普通话。而且相当多的南方方言里的重叠现象无论形式还是意义都远比普通话复杂。”^⑦下文谈谈闽南方言有且在国语中较普遍出现的三种重叠方式。

1. “吃够够”与“吃人够够”

二者都是闽南方言词,表示欺人太甚的意思。“吃够够”这种单音动词重叠方式在马重奇(1995)、周长楫(1998)、陈垂民(1996)及所能查阅到的有关闽南方言的动词重叠式研究中,均有论述,被称为ABB式或AXX式(又称动词生动式),表示程度加深。A、B是实语素,XX是后缀成分。马重奇(1995)更是详细区分了AXX式与ABB式“AXX是单音动词A和后加成分XX结合而成”,“ABB是双音动词AB中B的重叠”。我们认为“吃够够”是ABB式。

“吃够够”与“吃人够够”都是闽南方言口语中的常用词,经常替换使用,两者在语义、语用上没有区别。但学者却几乎都没有提及“吃人够够”这种重叠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AYBB式(或AYXX式)。也没有发现有学者研究类似于“吃够够”与“吃人够够”之间的关联。在观察台湾报刊语言中闽南方言词汇使用时却发现了不少这样的用例。

(13) “凶嫌犯后丝毫不见悔意,竟还对死者的女儿说‘是妳爸爸吃人够够!’”(自由·社会新闻 2011-5-22)。

(14) “‘实在吃人够够!’因小三介入致夫妻关系交恶近3年,黄妇两个月前求助律师友人,表示‘咽不下这口气’;在亲友献策下,决定主动反击”(联合报·社会新闻 2011-5-17)。

“吃人”指欺负人,侵占其利益。“吃人够够”指太欺负人,欺负得太过分了。方言动词重叠表示程度加深。

方言词这种特殊的重叠式构词法及其语义特征也进入了国语系统,并混杂出了不少新词和新用法。如:

(15) “许嫌落网后酒测值每公升1.59/m毫克,虽然坚决否认犯行,辩称是遭被害人辱骂,一时气愤持刀找被害人理论,不慎伤及对方手臂,但在被害人指证历历下,警方不予采信”(人间福报·专栏新闻 2011-5-20)。

“指证历历”指指证、证明工作的确凿、有力、不容否认。

(16) “昨天不少北上的考生和家长很无奈,抱怨连连只能接受”(人间福报·纵横古今, 2011-5-17)。

“抱怨连连”指抱怨得非常多,非常深。

(17) “昨晚庙方以瀑布烟火秀取代高空烟火……让在场民众惊叹连连”(自由时报·地方新闻 2011-5-22)。

“惊叹连连”指惊叹声不断,一个接一个。

(18) “五二〇是魔术日? 否则,为何一到五二〇,马上黑的变白、坏的变好? 明明跳票连

连,马上变达标率九成,无能颠顶也变成虎虎生风”(自由时报·言论自由 2011-5-20)

“连连”是由“连”演化而来^⑧。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考察,“连连”语义上表高频、短时、反复,语义指向数量短语或谓语,谓语可有数量短语,语法上看,主要修饰动词、动词短语,动词后跟数量词的较少,做状语。^⑨而我们在台湾报刊语言中发现了不少状语“连连”后置做“补语”的例子,这是闽南方言“吃人够够”重叠式与现代汉语“连连”句的混杂,语义上既有“吃人够够”类的重叠式表程度增强,也有“连连”句的表高频、反复。从语法关系来看是谓补式,前者是谓词成分,后是补充成分,后者对前者从程度、频度上加以强调说明。

2. “走透透”与“吃透透”

走透透是方言词“行 kiã¹²₂₂ t'ang²¹₅₃ t'ang²¹”(走遍)在台湾报刊语言中的读音和书写形式。闽南方言保留了古汉语中对“行”与“走”的区别。走透透的“走”是“行”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训读字,“透透”是“##”的拟音字。“走透透”是 AXX 式,因为它表周遍义。^⑩而 ABB 式表示程度加深,下面几个例句可以表明,“走透透”表示的是“全部”、“周遍”的意义。^⑪

(19) “张瑞山指出,这次状况也类似,不论蔡英文全台走透透的态势,是要争大位,但是他还是有信心,希望蔡英文为民进党在新北市再披战袍。”

(20) “当初马英九要参选‘总统’时,廖了以陪他全台走透透,马政府不应‘过河拆桥’,冷落廖了以。”

(21) “绰号‘章鱼哥’的男子林耿民,利用 Line 成立群组,每周全省跑透透,揪团办同志性爱毒品轰趴,初估参与者超过三百余人。”

(22) “新移民 27 日早在福建会馆义工的带领下,到天福宫和福建会馆‘走透透’。这是‘会馆走透透’活动举办至今吸引到最多移民参加的一次。”

(23) “林佳龙早就跨选区、全中台服务作透透,展现争取民进党初选的雄心。”

(24) “按照前主席蔡英文目前全台走透透的跑法来看,如果蔡未来要参选,目标一定是‘总统’,既不会回头再战新北市,也不太可能在台北市、甚至桃园市。”

(25) “出席公开活动 5 日将在纽约出席全球女性高峰会,未来还将全美走透透,就各项议题发表公开演说。”

此外,因为现代汉语中有“吃透”一词,“吃透透”更容易被误为 ABB 式,我们根据其表周遍的意义,判断其为 AXX 式。

(三) 文白异读式造词法

(26) “我学问缺缺,不敢枉自评价时政”(联合报·阅读艺文 2011-5-19)

“学问缺缺”指知识少,见识短。

从读音和字形上看,“缺缺”是现代汉语单音动词“缺”的重叠式。根据俞敏(1954)的研究,“汉语的动词重叠式含有一种量的观念,即表示动作的量”,“其核心意义便是表示时量短和动量小。”^⑫这里的汉语,既包括普通话、国语也包括方言,而从句子意思看,“缺缺”并不表示短暂、尝试的意义。如何解释呢?闽南方言特有的文白异读式造词法可以解释。“有文白异读的字,在词里的读音通常是固定的,一般不能随意变读,如果变读,词汇意义有时会不一样,这种文白异读的语音特点对词汇意义的某些影响,正好成为人们利用它构造词语的手段,这就是文白异读造词法。”^⑬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缺缺”不是“缺”的动词重叠式,“缺缺”是一个词,方言读音为 k'uat³²₅₃ k'uat³²。

三、闽南方言词进入国语的词汇系统

上面分析的是闽南方言词汇进入了国语当下的语言使用实际情况,其实这种渗透与吸收

已经进入了语言的本体层面。《重编国语辞典》是台湾最具影响力、权威性的词典(下面简称《重编》)。它直接继承、延续了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辞典》,以反映现代汉语书面语为基本任务,保存了大量的来自古代汉语的传承词,它是国语在台湾的词汇标准。由于它长期使用于台湾地区,屡经修订,受到所在地强势方言的影响,有所吸收,有所改造,也就很自然的了。

大陆的《现代汉语词典》(下面简称《现汉》)也深受《重编》的影响,但它属另起炉灶,重起于1958年。它的任务就是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词汇。据苏新春研究,它也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最多的是吴方言,在当代,则受到粤语极大的影响。而将吴方言与闽方言相比,前者是后者影响的六倍。^⑭

如果将《重编》与《现汉》、“新闻报刊语料库”三者来做个比较,可以看出闽南方言对国语的影响明显要比对大陆普通话的影响大,这种影响下面分“词”和“词义”两个层面来看。

(一) “词”层面

(27) “猪哥”,《现汉》没有收录。《重编》有收,释义为“牵猪哥:台湾、闽南一带称专门提供种猪给母猪交配的行业。业者通常手持竹竿,并以吹笛子为信号,赶着大公猪在乡村巡回,故称为‘牵猪哥’。”

(28) “白贼七”,《现汉》没有收录。《重编》有收,释义为“流行于闽南地区民间传说的人物。因善于说谎,后人遂用以比喻经常说谎欺骗他人的人。”

(29) “鸭霸”,《现汉》没有收录。《重编》有收,释义为“鸭霸:闽南方言。指横行不讲理。如‘像这种鸭霸的人,无法讲理。’”

《重编》对“猪哥”“白贼七”“鸭霸”的释义都专门加注了“闽南方言”,这个说明大致相当于《现汉》中对方言词的标注“[方]”,显示的是正在进入而尚未完全进入通用语的方言词。

(二) “词义”层面

方言词借入国语的方式使得一些方言词词形上与国语中原有的词一样,当这些方言词为大众所熟悉时,往往也用国语的读音读出,客观上便出现了同音同形词。这部分方言词独特的词义与用法进入了国语,起到了丰富、补充国语的作用。下面以“黑白讲”和“呛”为例说明之。

“黑白”,《现汉》有两个意思“黑色和白色”;“比喻是非、善恶:颠倒黑白、混淆黑白。”名词。

(30) “……更多时候是扮演‘黑白’脸。”这里的“黑白”做定语,比喻义。

方言词“黑白”还有另外的意义和用法。如:

(31) “郭当庭大翻供,怒斥‘陈启祥黑白讲’;他称陈在三年前为了答谢帮忙,主动拿了新台币五千万给大家“吃红”,没有人强迫陈。”

(32) “马办批蔡营:民调黑白讲自打嘴巴。”

(33) “顺口溜大拚场,马营批绿‘黑白讲’。”

“黑白”是胡乱的意思,“黑白说”、“黑白讲”即胡说。这里的黑白是做状语。

呛《现汉》有两个意思“有刺激性的气体进入呼吸器官而感觉难受:油烟~人|炒辣椒的味儿~得人直咳嗽。”念qiàng“由于水或食物进入气管引起咳嗽,又突然喷出:吃饭吃~了|喝得太猛,~着了。”念qiāng。

《重编》反映的也是这样两个义。《闽南方言大词典》有两个读音、意思“说话声音大”;(鼻子)用力吸气或出气的动作:鼻腔~~吼|~鼻吸鼻涕。”¹⁵伴随着“说话声音大”、(鼻子)用力吸气或出气的动作,台湾国语中的闽南方言“呛”引申出了鄙夷、愤怒、反驳、顶撞、挑衅等感情色彩义,并且常被用于描述各党派人士之间“互掐”事件中。如:

(34) ‘机车刚停好,抢匪就现身,将她辛苦打工买的包包抢走,女大生反应激烈,以迅雷的速度夺回皮包,对着抢匪呛‘要钱我给你。’随手掏出1000元,抢匪看了一眼,她又丢给对方800元。(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16)

(35) ‘醉糗坐霸王车,闹警局,呛警臭屁打死你。’(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16)

(36) ‘如厕,遭踢门呛声,乱棒打死友人。’(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22)

(37) ‘呛再活只有三天不怕死。’(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5-22)

(38) ‘近日传出部分绿营人士将会到现场呛声’(自由日报·政治新闻 2011-5-19)。

以上对台湾地区国语中夹杂使用闽南方言词汇的情况作了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南方言在国语有着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为词语的借用,还表现为构词成分、构词方法、词义的派生漫延。这种分析对我们认识国语的特点与性质是很有好处的。这是汉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相交融影响的结果。在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索。如何看待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在承认相互影响、渗透的同时需不需要对其做出一定的规范要求,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还是需要做出一定的指导与约束?台湾的国语比大陆的普通话更多地受到闽南方言的影响,同时它还较多地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与大陆普通话不同的东西。因此,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的国语与大陆普通话的关系?需不需要追求规范程度更高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或是以大陆普通话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范围,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 语料采撷与具体分析详见:苏新春、张期达《台湾新闻用语时政风格分析——以〈联合新闻网〉〈自由时报电子报〉〈人间福报〉为例》,《澳门语言文化研究》2012年第11期。

② 吴守礼《闽台方言研究集(13)》,南台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55页。

③④⑤ 周长楫主编《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456、457、711页。

⑤⑬ 周长楫、欧阳忆耘《厦门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6、261页。

⑥ 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实语素。

⑦ 张敏《汉语方言重叠式语义模式的研究》,《中国语文研究》2001年第1期。

⑧ 赵新《连、连连、一连的语义和句法分析》,《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

⑨ 参看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20页;张斌《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9-350页;王还《新编汉英虚词词典》,外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398页。

⑩ 马重奇认为,“行 kiā1222 t'ang2153 t'ang21”是 AXX 式,走遍的意思。见马重奇《闽南方言重叠式动词研究》,《语言研究》1995年第1期。

⑪ <http://www.zhgp.com/cn-webapp/search/searchAll.jsp?sw=%E9%80%8F%E9%80%8F>

⑫ 张敏《汉语方言重叠式语义模式的研究》,《中国语文研究》2001年第1期。

⑬ 苏新春《普通话词汇系统对方言词的吸收与更新——〈现代汉语词典〉方言词研究》,《语言》2001年第12期。